

寻踪葛园

魏滨海

近日读《槎溪旧梦——南翔老游记》，该书从卷帙浩繁的老报刊里，钩沉拾遗，遴选出民国时期的一百六十多篇南翔老游记。它们真实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，也是当时地理环境、人文景观以及社会变迁的见证。

南翔镇自古凭借发达的陆路、水路优势，经济繁荣，行商坐贾云集于此，大家名仕栖身于斯，兴建了众多私家园林，仅明清就有猗园、檀园、邁园、黄家花园、香雪园、来鹤园、怡园、巢寄园、桐园等二十多座园林，素有“南翔虽小赛苏城”之誉。随着岁月的变迁，许多园林湮灭和消失了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剩无几，游记中提及的仅古猗园、葛园、南园，以及五公里外的黄家花园。

古猗园是公园，葛园和南园则是私家花园，虽是私家花园，游人叩门，园主人即开门纳客，引游客入内喝茶、浏览。到南翔观光的除了古猗园，以去葛园游览的为多，游记里有多达数十篇写到了葛园，描述详尽，赞赏不绝，可见其景致之佳、规模之大、名气之盛，书中还刊印了几幅葛园的照片，弥足珍贵，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高达五六米的磐石，其造型奇特，孔窍玲珑剔透，宛如一座小型假山。

游记中的葛园

写葛园最多的，应是南社成员、民国著名报人郑逸梅。他几乎每年去南翔，发表的游记在五篇以上，写葛园的有《记槎溪葛氏园》等多篇。他写葛园的雪影轩，“轩前有一丛紫竹，荫檐可嘉。飒然风来，纷披入画”，“轩侧植梅数十百本，园畦多菊，颇著声誉，千亩芳菲”。他对轩内游人赞赏的吴昌硕遗墨有疑问，认为该画“粗而失诸旷，艳而近于俗，似非岳老之真迹。”他还记录特地去赏梅，因季节不对，“无从而见傲霜晚节，何缘之慳也”而遗憾不已。

写葛园景致，有建新的《南翔名园印象》：“园门内楣题‘鳌峰法境’四字。内陈树石盆景百余种。出花圃，越竹篱，至一小溪。进渡小石桥，绕溪一匝，至一茂冈。过丘抵雪景亭。出亭至一场，草棚蔽地，短树四围，中建茅亭，远望奇石耸立架外，此为全园景色最佳处。”

写葛园赏菊，有履冰的《葛园看菊小记》，“葛家花园艺菊极富。金风送爽，灿烂纷开”，“曲径围栏，两旁遍列黄花，似向游客作欢迎状态。爰绕草坪，穿茅亭，曲折径行，继复登堂入室，淪茗清淡。目之所接，觉处处都是佳

菊。即客厅所悬之画轴，亦为吴昌硕先生所绘之菊本。”

写葛园树木，有陆琴的《南翔风景线》描述，高梧古柏雄壮地兀立，写紫藤冈上的翠叶花藤，丹枫小邱的丹枫，小径边的黄杨小树，茅亭畔的紫竹及里面的满架盆花。

写葛园赏名人字画，多人提到有吴昌硕的墨菊、郑板桥的墨竹和书法，笔名胖子在《南翔记游》写道：“园中多名人书画，如杨沂孙、赵之谦、曾农、于右任诸联，尤为名贵，古墨生春，令人徘徊不置。”还有人写到磐石上一尊观音。

葛园是当时南翔热门的景点，有人甚至认为其景致胜于猗园，如颜启的《南翔一日小记》写猗园“葺叶满地，鸟粪斑斑”“古固古矣。猗则未也”，而观葛园“满目翳蔚，浓翠欲滴，胜境也”。陈铿然在《南翔纪游》写道：“诣葛园，园广不及猗园，精细过之。”可能是私家花园在管理上优于公园。

寻觅遗踪

我年少生活在南翔，足迹遍及镇区及周边村野，从来没有见到，也没有听人提起过葛园，它好像是突然从历史的缝隙冒出来的。它无疑存在过，可是它在何处，后来又是如何消失的呢？

带着这一串问号，笔者查阅了各种文献资料，翻阅《嘉定县续志》南翔卷及相应的地图，都没有找到葛园的记载。南翔镇史料里记载有三十多个私家园林，也没有找到葛园。在清代张承先著的《南翔镇志》里也未查到。一筹莫展时，看到1990年由南翔镇志编纂办公室编的《南翔镇志》，书中有“已湮没的园林”栏目中，列有檀园、怡园、嘉隐园、程家园、壮陔小筑、吟梅小筑等，但没有葛园条目。再逐条细看，终于在吟梅小筑下读到一排小字：1908年（清光绪三十四年）吴县葛其煜辟于御家桥东，俗称葛家花园。原来葛园的正式园名叫吟梅小筑。小筑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建筑形式，以其小巧、雅致，环境清幽、宁静，多为文人墨客及隐居者所青睐。陆游有《小筑》诗：“小筑清溪尾，萧森万竹蟠。”

吟梅即吟咏梅花，难怪郑逸梅等众多游人专程去赏梅。

园主人葛其煜是苏州吴县人，其生平事迹不详，据一些游记只言片语的信息推测，此人为富商，品性高雅，待人热忱。园主人的爱梅、爱菊、爱竹及收集名人书画，可以印证。葛园游览不收费，从不拒客，游人可在雪影轩饮茶。游客由园主人的朋友带去，更是受到热情款待。

关于葛园地理位置，有记载“葛园位近古猗镇东大街上之御驾桥左边”，众多游记的游览路线也证实了这一说法。在清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《南翔

镇志》绘制的地图上，可以找到古猗园以东的御家桥。御家桥应为御驾桥，也叫德星桥。该桥位于走马塘南岸，为单拱石桥，始建年代不详，后于明正德四年（1509）由里人杨琼重建。相传明建文帝朱允炆在叔父朱棣篡权后，他从被焚烧的宫中逃出，来到这里走上这座不起眼的小石桥，进了大德寺发现粮食没了，就饿毙在长明灯下。桥名或与此传说有关。类似传说各地民间多有流传，可信度不高。

笔者上中学时学农经常去大德生产队，即御家桥所在地。印象中，那是一座不起眼的小石桥，近旁是生产队的打谷场，是我们学农的集合地。桥东即葛园所在地全是农田和民房，没有一点园林的痕迹，如今已被一片现代城市建筑群所淹没。

葛园极有可能消失在战争炮火下。南翔是淞沪战争的主战场之一，当年这座繁华古镇受到了日机的轰炸，几乎夷为平地。书中有湖南作家杨世骥发表在《抗战》周刊的《忆南翔》，记述了他所见南翔遭受日军蹂躏后变得荒凉残破，古猗园也变得破败不堪。老照片记录了被日军炮火夷平的街区，和园林被焚毁后满目疮痍的惨象。记得当年我们挖防空洞，随处挖下去都是破砖瓦和旧地基。

自古南翔就有许多品质优秀的私家花园，因种种原因渐渐衰落以至湮没，园林的生态如此脆弱，令人唏嘘。民国时期另一座私家花园南园，地处大名桥西侧、沪宜公路以东，面积十亩，兴盛一时，然“规模狭小，无足记述”（神犀《槎溪漫游录》），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改为民居，园遂废。唯古猗园硕果仅存。

真是白云苍狗，世事无常。

《槎溪旧梦——南翔老游记》编者林介宇是嘉定年轻的方志专家，他选编的文章不只来源于《申报》《时代日报》《文艺月刊》《时事新报》等主流报刊，还有《新无锡》《兴业邮乘》《京沪杭甬铁路日刊》《学校生活》等地方报刊、行业报刊和校刊，真是披沙沥金，倾注了不少心血。在他的微信号“廖言”上，不断推出新发现的南翔老游记和史料，令人不禁感叹，南翔丰厚的历史真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。

一篇篇老游记，展示了老南翔的真实风貌，当时吴家馆的小笼馒头和羊肉面最受欢迎，郁金香酒、罗汉菜等特产也被屡屡提及，正如《槎溪旧梦——南翔老游记》封底文字所言——一篇篇南翔老游记如同散落时光拼图，逐渐拼凑出古镇往昔的模样，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景致和故事。



1934年，游人在葛园磐石前